

至真至情军人泪

——基层官兵讲述2021年的“破防”时刻

“破防”时刻 绽放

云天之间伞花开

■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三级军士长 关立恒

心语：
勇敢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有所畏惧也能向前。

那一天，是我带的女兵们历经3年艰苦训练后第一次参加实跳。我好像比她们更紧张，那一夜几乎没怎么睡。

车队停在飞机起降场附近的空地上，女兵们背着伞跳下车。整伞、气象资料通报、吃早饭、穿装具、列队……轰鸣声传来，几盏闪烁的信号灯由远及近，看着逐渐清晰的两架直升机，女兵们激动地大喊：“飞机！飞机来了！”

我是第一个架起的跳伞员。远远地，我对女兵们竖起大拇指，她们用同样的手势回应。这是伞兵间无声的鼓励。我在心里默念：“加油啊，姑娘们！”

落地后，我迅速整好伞衣，展开地面引导工作。很快，对讲机里传来通知，搭载女兵跳伞员的架次起飞了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小小的身影从机舱门跃出，绽放成碧空中朵朵洁白的伞花。身旁传来一阵欢呼声。“快看，快看，那是我们队长。”在地面观摩的女兵们使劲喊着，场上的教练员、跳伞员和安全员都鼓起掌来。

我躲在众人身后拉起风巾，遮住自己的大半张脸，擦干流出的泪水。

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我最清楚，这些女兵们为了伞花绽放，经历了怎样的磨炼。

体重量轻、身体软、手臂没力气、心理素质弱，女兵的每一个“特点”，对伞降训练而言都是难关。作为女兵教练员，我没少因此被战友“调侃”。不可否认，3年训练期间，重重困难挡住了一些女兵冲上云霄的脚步，不少人中途转岗，或是遗憾退役。留下来的队员，一次次

感动着我。

按照军事训练大纲要求，女兵标准比男兵低，可她们坚持按男兵标准要求自己。训练前我让男兵把她们练着陆用的沙坑挖松一点，她们却“不领情”：“我们不特殊照顾。”平台课目最终考核，她们全员通过，优良率达到98%。

队员赵格格在一次吊环训练中落地不稳摔了一跤，左脸蹭在地上，面部受伤。我知道女孩子爱美，怕她这一摔摔出心理阴影，让她停训。伤好后，赵格格还是出现在训练场，并且比以前更大胆，更细心。

选拔示范跳伞员的一次考核中，种子选手唐狄接连失误。看着她涨红的脸，我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她调整心态，认真分析队友给她指出的动作偏差，再次走上平台。三跳，三次“良好”，唐狄跻身示范跳伞员行列。回到队伍中，她的目光与我相对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伞花渐渐飘落，3年执教的点点滴滴在我脑中一一闪过。抹掉眼泪，我走向已经着陆的女兵们，开始新一轮的指导。

实跳训练结束，20名女兵跳伞员全部完成任务，赵玥以25次跳伞的数量和高水准的评判，当选“优秀跳伞员”。我想起了一位女兵的话。她曾在训练间隙专门找到我：“班长，你劝我们队长赵玥，让她别太拼了。你别看她表面没事，其实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我们看着都心疼。”

“勇敢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有所畏惧也能向前。”总结大会上，赵玥作为代表上台发言。

她们的勇敢，也给了我力量。她们已经向合格空降兵迈出了重要一步，作为教练员，我一定要带领她们掌握更多伞降技能，成为优秀的空降兵战斗员。

(整理：陈萌)

“破防”时刻 相拥

翻山越岭爱相随

■新疆军区某工兵团中士 李江

心语：
来这里“看”我们的人，只有我们的敌人和最爱我们的人。

“我来了……”在机场出口看到接站的我，未婚妻上前抱住我就哭了。

“头疼吗？有没有高原反应？”我赶紧脱下大衣披在她身上。

“没事，按你说的提前吃了药。”未婚妻止住哭泣，努力冲我挤出了微笑。

我知道这个微笑背后的“苦涩”。我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。这是一个伸手可以摸到天，一年365天都要穿棉衣的地方。我与未婚妻相识3年，家里老人算好日子，打算让我俩国庆节结婚。可我突然接到任务通知，无奈之下决定推迟婚期。未婚妻不同意，执意要我执行任务前上高原与我在驻地领结婚证。

从老家县城大巴赶到市区，从市区坐火车到达兰州搭乘飞机，经过连续两天的舟车劳顿，未婚妻终于到达阿里。她扑进我怀里的那一刻，我轻轻替她抹去眼角的泪水，心疼的同时，心里又暖暖的。“任性”的她，不顾路途劳累，只想在“好日子”与我践行婚约、心手相牵，许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我很感激。

为了迎接未婚妻的到来，我早早就开始精心准备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士官公寓是单位新建的，屋里沙发、电视、制氧机应有尽有，可以“拎包入住”，战友们也帮我里里外外布置得十分喜庆。

从机场回营地的路上，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

生了。未婚妻的高原反应因海拔不断攀升加重，头痛、恶心甚至呕吐。我拿出随车携带的氧气瓶让她吸氧。看着她惨白的嘴唇上没了一丝血色，脸色发紫，我心里很是自责，当初就不该同意她上高原。

“这么远来，没想到却成了你的麻烦。”看我懊悔的样子，未婚妻埋怨起自己。我强忍着眼泪紧紧抱住她。车窗外，山风夹杂着雪花和沙土，狠狠地拍打在玻璃上。

到达驻地，天已经黑了，接站的车直接开到餐厅门口。原来，团政委特意叮嘱炊事班为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餐，并且和政治工作处主任及军医等一行人一直在餐厅等候。

“这是红景天口服液，还有丹参滴丸和高原多维元素片，可以缓解高原反应。”政委把一大包抗高原反应的药递给我的未婚妻。饭桌上，政委不断询问未婚妻的身体状况，打趣地说道：“来这里‘看’我们的人，只有我们的敌人和最爱我们的人。”

听到政委的这句话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掉进碗里。我不敢让别人看见，低着头一个劲地大口吃饭。

住进公寓，未婚妻看着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以及家具电器，很开心，“没想到，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还能住上这么好的公寓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未婚妻坐上单位派的车，来到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。尽管条件简陋，未婚妻还是激动地在镜子前不停地整理发型和服装，想留下自己最美的模样。在民政局领证时，未婚妻不忘拿出手机拍个不停。那一刻，没有鲜花，没有亲友的祝福，我们却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

夜晚，我静静地看着熟睡的妻子，看着这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夜静得出奇，只有床头的制氧机发出微弱声响。满天繁星眨着眼睛，点缀着夜空。

心语：
把忠诚写在边关，忠诚便有了温度。把思念流淌在纸上，思念便有了飞向远方的翅膀。

今年夏天，休假的我带着小女儿回到甘肃武山的父母家中，想让二老帮着照看一下她。几年未见父母，我先问了问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又和父亲聊起自己将再赴高原参加驻训的事。父亲突然有些激动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“佳佳，你这次上去，再去替我看看叔叔们。我写一封信，你去读给他们听一听。”

“叔叔们”，是父亲长眠在海拔420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的战友。60年前，17岁的父亲参军入伍到边防，成为一名高原骑兵。一次边境作战中，一枚炮弹落下，父亲失去双手和双腿，身旁的几名战友壮烈牺牲。为了不给国家添负担，父亲选择了退役回乡。

2015年，我曾去看望过“叔叔们”。那一次，我作为医院护士长随部队前往高原驻训。和父亲通电话时得知，他的几位战友安葬在康西瓦烈士陵园。我前往陵园，将烈士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给父亲看。从那之后，父亲就有了一个心愿：有机会去看看老战友，和他们说说话。

回家第二天，我在桌上准备好纸和笔。父亲特意换上一身新衣服，他说：

“破防”时刻 祭奠

一纸信笺寄思念

■陆军某团医院主管护师 吴佳

“给战友写信，就是要和他们见面，当然要收拾利落，不能让他们笑话我。”

父亲用残缺的小臂从左到右将信纸铺展，躬下身子，用两支残臂夹起笔，将深深的思念写在信纸上。除了“滴答”的钟表声和“沙沙”的书写声，客厅寂然无声。我也放慢了呼吸的节奏，生怕打扰了父亲。

1个月后，我如期出发，开赴高原。那天清晨，我带上父亲的信件和家乡的粽子、麻籽，和战友一同前往康西瓦烈士陵园。

葬群山中，眼前出现一座灰黑色的石碑。“小王，从前面立着指示牌的岔路口左转，从山坡向上开！”第二次到康西瓦烈士陵园的我，激动得像带着战友来看望自己的亲人。是的，“叔叔们”是父亲牵挂了半辈子的战友，也是我的亲人。

下车，我们步入陵园。烈士长眠，石碑无声。秦振清烈士的墓碑，映入眼帘。“秦叔叔，我是吴佳，我来看看你们了！”我蹲在墓碑前轻轻拭去表面的浮尘，双手紧紧

握住墓碑，像握着秦叔叔的双手，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。“2015年看过你们以后，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你们当年的故事，我就特别想你们。我一直觉得我不光是爸爸的女儿，还是你们的女儿……”

“高原的战友，秦振清同志、罗德勇同志、王全喜同志，你们好吗？我是你们当年的吴排长，你们还能记得吧……”我大声念着父亲的信件，声音在陵园回响，思念在陵园萦绕。

我拨通与父亲的视频电话。屏幕那头，父亲举起右残臂，向战友们敬了一个军礼：“你们好吗？我非常想念你们！”

把忠诚写在边关，忠诚便有了温度。把思念流淌在纸上，思念便有了飞向远方的翅膀。硝烟散去，父亲和他们那一代边防军人的忠诚，早已深深刻进这片雪域高原，融入一代代边防官兵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喀喇昆仑精神。

(整理：陶佳乐)

“破防”时刻 斗浪

我自仗“舰”闯深海

■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下士 何俊

心语：
潜艇兵如果战胜不了风浪，又怎么战胜敌人？

初冬，某海域，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一艘潜艇隐在静谧的大洋之下，伺机而动……

寒来暑往，训练、考核、选拔……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，再到艇队进行实操训练，层层过关后，我作为同年兵里的佼佼者，终于有了跟潜艇出海、走上深海岗位的机会。我的脑海里出现无数随潜艇出征的超燃画面，甚至想好了第一次出海归来的激昂感言。可当时的我怎会知道，心里的这些“沸腾”，与在水下的真实感受截然不同。

起初，听到舱室长下达口令，我都能

以最快速度完成装备操作。“和岸训训练的操作没什么差别嘛。”海况很好，潜艇的密闭让人感觉不到已置身深海。换岗间隙，我还参加了舱室小活动，为大家即兴表演了一段快板《夸蛟龙》。战友们纷纷喝彩，我也自豪自己成为深海蛟龙的一分子。

“海况马上变差，小何你要心理准备！”班长王永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没事，我在抗眩晕训练中成绩可是优呢！”十几分钟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有些轻巧。

风雪裹挟下的寒潮涌来，海面形成巨大浪差，潜艇速潜至深海，艇内摇晃不已。我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洗衣机，坐下是左摇右摆，起身是一步一软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蜷缩在舱底角落里，使劲用头撞舱壁来“减轻”痛苦。

不一会儿，我感觉墙壁变软了。我尝试睁开眼睛，原来是班长将手臂垫在舱壁上。他接着我，听我低声诉苦：“班长，我太难了，我不想出海了。”

“这是每个潜艇兵必须要过的第一关。”班长慢慢扶着我躺到床铺上，给我讲起他从新兵连到战风斗浪的点点滴滴。我渐渐进入梦乡。

睡梦中的我，再一次被剧烈的晃动惊醒。我抓起塑料袋就开始呕吐，隐约间看到班长走过来。我想尝试坐起来，被他制止。“别逞强，慢慢来。”这时，他手中端着一碗热汤面，“胃里早就吐空了吧，这会浪小点了，先把面吃了，才有力气。”

虽然没有食欲，我还是硬着头皮挑起了面，几口下肚，感觉就缓过来了。操作设备的间隙，听老班长们说起他们的“成长之路”。迎风斗浪，是每名潜艇兵的“成人礼”。潜艇隐匿深海待命制敌，随时发出雷霆一击。身为潜艇兵，如果连风浪都战胜不了，何谈完成任务？

梦想，总会在拼搏中变成现实。坚守战位的我圆满完成上百次操作，归航后的总结会上，我被评为“战位标兵”。我的深海“成人礼”在跟踪中度过，接过奖牌，我哭了——这一次，是激动的眼泪。

(整理：苏琳、董存金)

铭刻

2021

年终策划

迷彩年轮

